

孔尚任·高明·关汉卿 / 著

桃花扇·琵琶记

· 窦娥冤

语文新课标

文化艺术阅读丛书

语文新课标
文化艺术阅读丛书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



桃花扇
·
琵琶记
·
窦娥冤

孔尚任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扇/(清)孔尚任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1

(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)

本书与“琵琶记/(元)高明著·窦娥冤/(元)关汉卿著”合订

ISBN 7-5039-2468-3

I. 桃… II. 孔… III. 杂剧-剧本-中国-元代
IV. I23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1127号

桃花扇·琵琶记·窦娥冤

(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)

著者 孔尚任·高明·关汉卿

责任编辑 杨秀

封面设计 怀一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10.125

字数 233千字

印数 1-6000册

书号 ISBN 7-5039-2468-3/I·1146

定价 14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出版前言

真正的教育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陶冶。教育应首先是本真的教育，肩负着伟大的使命，它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的文化艺术精神之中，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促进青少年学生自身能动性的开发，并使之参与到人类每一时代都具有的创新内容的历史传承之中。

教育使世界接近了人，也使人接近了人，正是由于教育，一切才全卷入自由而真实的交往与对话，人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整个的一生，教育使人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，体验到人类的高贵、教养并获取做人的标准。面对21世纪的一代青少年，同时也是面对公众与社会，我们要共同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。基于此，我们满怀巨大热情，谨将此套《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》郑重推出，献给青少年朋友，同时也献给刻苦攻读中的中学生们！

祖国文化宝库浩如烟海，外国文化亦如是。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，为中考、高考蓄势，我们依据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选编了这一套丛书。这里有中国古代文学、现

代文学和外国文学，但凡“新课标”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，我们都予以收入，缜密编排。我们不追求华丽的包装，只是为青少年学生们做一点节约时间、节约金钱而取得最大收益的事。

希望通过阅读这套丛书，大家不但能考出好水平，如愿以偿地到达理想的彼岸，更使广大青少年具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知识，使丛书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。

“学海无涯书作舟。”船已启航，大家加油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目次

桃花扇……1

琵琶记……173

窦娥冤……291

桃花扇

(清) 孔尚任

卷一

试一出 先声

康熙甲子八月

【蝶恋花】〔副末毡巾、道袍、白须上〕古董先生谁似我？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剩魄残魂无伴侣，时人指笑何须躲。旧恨填胸一笔抹。遇酒逢歌，随处留皆可。子孝臣忠万事妥，休思更吃人参果。

日丽唐虞世，花开甲子年。山中无寇盗，地上总神仙。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，爵位不尊，姓名可隐，最喜无祸无灾，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，又到上元甲子。尧舜临轩，禹皋在位，处处四民安乐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今乃康熙二十三年，见了祥瑞一十二种。〔内问介〕请问那几种祥瑞？〔屈指介〕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景星明，庆云现，甘露降，膏雨零，凤凰集，麒麟游，蓂莢发，芝草生，海无波，黄河清。件件俱全，岂不可贺！老夫欣逢盛世，到处遨游。昨在太平园中，看一本新出传奇，名为《桃花扇》。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，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。老夫不但耳闻，皆曾眼见。更可喜，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，做了一个副末脚色。惹的俺哭一回，笑一回，怒一

回，骂一回。那满座宾客，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！〔内〕请问这本好戏是何人著作？〔答〕列位不知，从来填词名家，不著姓氏。但看他有褒有贬，作《春秋》必赖祖传，可咏可歌，正雅颂岂无庭训？〔内〕这等说来，一定是云亭山人了？〔答〕你道是那个来！〔内〕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本传奇，你老既系旧人，又且听过新曲，何不把传奇始末，预先铺叙一番，大家洗耳？〔答〕有张道士的《满庭芳》词，歌来请教吧。

【满庭芳】公子侯生，秣陵侨寓，恰偕南国佳人。谗言暗害，鸾凤一宵分。又值天翻地覆，据江淮、藩镇纷纭。立昏主，征歌选舞，党祸起奸臣。良缘难再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。却赖苏翁柳老，解救殷勤。半夜君逃相走，望烟波、谁吊忠魂？桃花扇，斋坛揉碎，我与指迷津。

〔内〕妙，妙！只是曲调铿锵，一时不能领会，还求总括数句。〔答〕待我说来：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，
巧柳苏往来牵密线；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，
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道犹未了，那公子早已登场，列位请看。

第一出 听稗

崇禎癸未二月

【恋芳春】〔生儒扮上〕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。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

〔鹧鸪天〕院静厨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。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湖坏殿基。 伤往事，写新词。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小生姓侯，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也。夷门谱牒，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，家父司徒，久树东林之帜；选诗云间，征文白下，新登复社之坛。早岁清词，吐出班香宋艳；中年浩气，流成苏海韩潮。人邻耀华之官，偏宜赋酒；家近洛阳之县，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，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，家信难通，不觉又是仲春时候。你看碧草粘天，谁是还乡之伴；黄尘匝地，独为避乱之人。〔叹介〕莫愁，莫愁，教俺怎生不愁也！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常往来，颇不寂寞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，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，花里行厨携着玉缸，笛声吹乱客中肠。莫过乌衣巷，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

〔下〕〔末、小生儒扮上〕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，鞞鼓旌旗何处忙？怕随梅柳渡春江。

〔末〕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〔小生〕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〔末

问介] 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? [小生] 昨见邸抄, 流寇连败官兵, 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, 还军襄阳, 中原无人, 大事已不可问, 我辈且看春光。[合] 无主春飘荡, 风雨梨花催晓妆。

[生上相见介] 请了, 两位社兄, 果然早到。[小生] 岂敢爽约! [末] 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, 沽酒相待。[副净扮家童忙上] 节寒嫌酒冷, 花好引人多。禀相公, 来迟了, 请回罢! [末] 怎么来迟了? [副净] 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, 一座大道院, 早已占满了。[生] 既是这等, 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, 倒也有趣! [小生] 依我说, 不必远去; 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说书最妙, 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。闻他在此作寓, 何不同往一听, 消遣春愁? [末] 这也好。[生怒介] 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, 这样人说书, 不听也罢! [小生] 兄还不知, 阮胡子漏网余生, 不肯退藏, 还住这里蓄养声伎, 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, 公讨其罪, 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, 不待曲终, 拂衣散尽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, 岂不可敬! [生惊介] 啊呀, 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! 该去物色的。[同行介]

【前腔】 仙院参差弄笙簧, 人住深深丹洞旁, 闲将双眼阅沧桑。[副净] 此间是了, 待我叫门。[叫介] 柳麻子在家么? [末喝介] 哇! 他是江湖名士, 称他柳相公才是。[副净又叫介] 柳相公开门。[丑小帽、海青、白发, 扮柳敬亭上] 门掩青苔长, 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[见介] 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, 老汉失迎了。[问生介] 此位何人? [末] 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, 当今名士, 久慕清谈, 特来领教。[丑] 不敢, 不敢! 请坐献茶。[坐介] [丑] 相公都是读书君子, 什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不曾看熟, 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[指介] 你看:

【前腔】 废苑枯松靠着颓墙，春雨如丝宫草香，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，沾泪说书儿女肠。

〔生〕不必过谦，就求赐教。〔丑〕既蒙光降，老汉也不敢推辞，只怕演义盲词，难入尊耳。没奈何，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一章罢！〔生〕这也奇了，《论语》如何说的？〔丑笑介〕相公说得，老汉就说不得？今日偏要假斯文，说他一回。〔上坐敲鼓板说书介〕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〔拍醒木说介〕敢告列位，今日所说不是别的，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，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，人心僭窃，我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，愧悔交集，一个个东奔西走，把那权臣势家闹哄哄的戏场，顷刻冰冷。你说圣人的手段，利害呀不利害？神妙呀不神妙？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【鼓词一】 自古圣人手段能，他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，使了个些小方法，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，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。

〔拍醒木说介〕那太师名摯，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，听俺道来。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【鼓词二】 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摯，他说：“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！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听。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缭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。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【鼓词三】 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

奔前程。亚饭说：“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。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我也投那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”三饭说：“河南祭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”四饭说：“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鼗的名武，入于汉；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。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【鼓词四】 这击磬擂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你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，几个渔翁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这四个人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。听他说些甚的？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【鼓词五】 他说：“十丈珊瑚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。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风箫象管龙吟细，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。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，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。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，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俺旧弟兄。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。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，俺那老师父只管矇矓着两眼定六经。”

〔说完起介〕献丑，献丑！〔末〕妙极，妙极！如今应制讲义，那能如此痛快，真绝技也！〔小生〕敬亭才出阮家，不肯别投主人，故此现身说法。〔生〕俺看敬亭人品高绝，胸襟洒脱，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解三醒】 〔生、末、小生〕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，清白人会算糊涂账。〔同笑介〕这笑骂风流跌宕。一声拍板

温而厉，三下渔阳慨以慷。〔丑〕重来访，但是桃花误处，问俺渔郎。

〔生问介〕昨日同出阮衙，是那几位朋友？〔丑〕都已散去，只有善馔的苏昆生还寓比邻。〔生〕也要奉访，尚望同来赐教。〔丑〕自然奉拜的。

〔丑〕歌声歇处已斜阳，

〔末〕剩有残花隔院香。

〔小生〕无数楼台无数草，

〔生〕清淡霸业两茫茫。

第二出 传歌

癸未二月

【秋夜月】〔小旦倩妆扮鸨妓李贞丽上〕深画眉，不把红楼闭。长板桥头垂杨细，丝丝牵惹游人骑。将筝弦紧系，把笙囊巧制。

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。一带妆楼临水盖，家家分影照婵娟。妾身姓李，表字贞丽。烟花妙部，风月名班。生长旧院之中，迎送长桥之上。铅华未谢，丰韵犹存。养成一个假女，温柔纤小，才陪玳瑁之筵；宛转娇羞，未入芙蓉之帐。这里有位罢职县令，叫做杨龙友，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。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，常到院中夸俺孩儿，要替他招客梳枕。今日春光明媚，敢待好来也。〔叫介〕丫鬟，卷帘扫地，伺候客来。〔内应介〕晓得。〔末扮杨文驄上〕三山景色供图画，六代风流入品题。下官杨文驄，表字龙友，

乙榜县令，罢职闲居。这秦淮名妓李贞丽，是俺旧好。趁此春光，访他闲话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〔入介〕贞娘那里？〔见介〕好呀！你看梅钱已落，柳线才黄；软软浓浓，一院春色。叫俺如何消遣也！〔小旦〕正是。请到小楼，焚香煮茗，赏鉴诗篇罢。〔末〕极妙了。〔登楼介〕帘纹笼架鸟，花影护盆鱼。〔看介〕这是令爱妆楼，他往那里去了？〔小旦〕晓妆未竟，尚在卧房。〔末〕请他出来。〔小旦唤介〕孩儿出来，杨老爷在此。〔末看四壁上诗篇介〕都是些名公题赠，却也难得。〔背手吟哦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艳妆上〕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。重点檀唇胭脂腻，匆匆挽个抛家髻。这春愁怎替？那新词且记。

〔见介〕老爷万福。〔末〕几日不见，益发标致了，这些诗篇赞的不差。〔又看惊介〕呀呀！张天如、夏彝仲这班大名公，都有题赠，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。〔小旦送笔砚介〕〔末把笔久吟介〕做他不过，索性藏拙；聊写墨兰数笔点缀素壁罢。〔小旦〕更妙。〔末看壁介〕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。呀，就写兰于石旁，借他的衬贴也好。〔画介〕

【梧桐树】绫纹素壁辉，写出骚人致。嫩叶香苞，雨困烟痕醉。一拳宣石墨花碎，几点苍苔乱染砌。〔远看介〕也还将就得去。怎比元人潇洒墨兰意，名姬恰好湘兰佩。

〔小旦〕真真名笔，替俺妆楼生色多矣。〔末〕见笑！〔向旦介〕请教尊号，就此落款。〔旦〕年幼无号。〔小旦〕就求老爷赏他二字罢。〔末思介〕《左传》云：“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。”就叫他香君，何如？〔小旦〕甚妙！香君，过来谢了。〔旦拜介〕多谢老爷。〔末笑介〕连楼名都有了。〔落款介〕崇禎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。贵筑杨文驄。〔小旦〕写、画俱佳，可称双绝。多谢了！〔俱坐介〕

〔末〕我看香君国色第一，只不知技艺若何？〔小旦〕一向娇养惯了，不曾学习，前日才请一位清客传他词曲。〔末〕是那个？〔小旦〕就叫甚么苏昆生。〔末〕苏昆生本姓周，是河南人，寄居无锡，一向相熟的。果然是个名手。〔问介〕传的那套词曲？〔小旦〕就是玉茗堂四梦。〔末〕学会多少了？〔小旦〕才将《牡丹亭》学了半本。〔唤介〕孩儿，杨老爷不是外人，取出曲本，快快温习。待你师父对过，好上新腔。〔旦皱眉介〕有客在坐，只是学歌怎的。〔小旦〕好傻话！我们门户人家，舞袖歌裙，吃饭庄屯。你不肯学歌，闲着做甚？〔旦看曲本介〕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生来粉黛围，跳入莺花队。一串歌喉，是俺金钱地。莫将红豆轻抛弃，学就晓风残月坠。缓拍红牙，夺了宜春翠，门前系住王孙辔。

〔净扁巾、褶子，扮苏昆生上〕闲来翠馆调鹦鹉，懒去朱门看牡丹。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。自出阮衙，便投妓院。做这美人的教习，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。〔竟入见介〕杨老爷在此，久违了。〔末〕昆老恭喜，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。〔小旦〕苏师父来了。孩儿见礼。〔旦拜介〕〔净〕免劳罢。〔问介〕昨日学的曲子，可曾记熟了？〔旦〕记熟了。〔净〕趁着杨老爷在坐，随我对来，好求指示。〔末〕正要领教。〔净、旦对坐唱介〕

【皂罗袍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〔净〕错了错了。“美”字一板，“奈”字一板，不可连下去。另来另来！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；雨丝风片，〔净〕又不是了。“丝”字是务头，要在嗓子内唱。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！

〔净〕妙，妙！是的很了。往下来。